禮經釋例

禮經釋例卷八目錄

變例

凡奠席皆東面設之無席之奠則統于尸

凡奠于殯宮皆饌于下室唯朔月及薦新不饌

凡朝廟奠祖奠大遣奠皆薦車馬

凡將奠皆先饌于東方徹則設于西方

凡奠于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于庭者
陳由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

凡奠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
東丈夫踊謂之要節而踊

凡柩朝祖如大斂奠朝禰如小斂奠

凡重置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

凡凶事無洗或設盥于堂下或設盥于門外

凡君使人弔襚賵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襚賵

則拜而不踊

凡君臨大斂則主人拜稽顙成踊

凡弔襚賵賻奠於死者不拜

凡主人之位小斂前在戶東小斂後在阼階下謂之內

位既殯在門外謂之外位

凡婦人之位小斂前在戶西小斂後至既殯皆在阼階

上柩將行始降在階間

凡凶事交相右吉事交相左

其三十六例

禮經釋例

禮經釋例卷八

變例

凡始卒于室小斂後則奉尸于堂

廷堪案士喪禮死於適室幠用斂衾注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于正寢焉疾時處北墉下張氏淳曰注曰疾時處北墉下按釋文云墉如字牆也本亦作墉從釋文死而遷之南牖下既夕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注將有疾乃寢于適室是始卒于室也士喪禮小斂畢男女奉尸俠于堂幠用夷衾注俠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楹

閒牀第上也是小斂後則奉尸于堂也疏云初死憮用大斂之衾以小斂之衾當陳今小斂後大斂之衾當擬大斂故用覆棺之夷衾以覆尸也士喪禮云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此小斂之席也在室中故曰戶內小斂在室中又云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注衽寢臥之席也亦上莞下簟此小斂後徙尸之牀也在堂上故曰兩楹之間也

又案宮室之制室在堂後南有牖北惟墉無牖也士大夫以上皆同詩豳風七月塞向墐戶毛氏傳向北出牖也庶人蓽戶然則北牖蓋庶人之室士大夫不

爾也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牖下或爲北墉下考既夕記寢東首于北墉下陸氏德明釋文墉音庸喪大記此語本引既夕記當作北墉下鄭注正之是也論語集注禮病者居北牖下蓋承喪大記之誤矣

凡大斂于阼階上既殯則于西階上

廷堪案既夕記大斂于阼注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士喪禮大斂布席如初注亦下莞上簟鋪於阼階上於楹間爲少南疏云布席如初初謂小斂時喪大記小斂於戶內大斂於

阼是大斂于阼階上也士喪禮陳大斂衣畢掘肂見衽注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又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士喪禮又云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注軸輁軸也輁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敖氏繼公曰棺既升則入于肂中而蓋則置於序端歟又云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注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于客位是既殯則于西階上也考檀弓夫子曰夏后氏殯

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敖氏繼公曰大斂于阼乃殯于西階上象其由主位而往也蓋周人之制大斂時猶以生人事之故于阼階上既殯則以賓客事之始遷于西階上矣

凡尸柩皆南首唯朝祖及葬始北首

廷堪案士喪禮飯含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注當牖北面值尸南也設巾覆面爲飯之遺落米也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疏云受貝者就尸東主人邊受取奠貝從尸南

過奠尸西牀上以待主人親含也舊有解云遷尸于牖下時北首若北首則祝當在北頭而南鄉以其爲徹枕設巾要須在尸首便也今商祝事位以北面則尸南首明矣若然未葬以前不異於生皆南首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者從鬼神尚幽闇鬼道事之故也唯有喪朝廟時北首順死者之孝心故北首也又據肂見袒疏云此殯雖不言南首南首可知鄭注上文云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檀弓又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禮運云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亦據葬後而言則未葬已前不忍異於生皆南首唯朝

廟時北首故既夕云正柩于兩楹閒用夷牀注云是時柩北首必北首者朝事當不背父母以首鄉之故也是知尸柩皆南首唯朝祖及葬始北首也司馬氏光書儀曰遷尸於牀上南首朱子語類亦從其說然則尸柩南首自鄭賈以來未有異義也

凡楔齒綴足爲奉體魄之始奠腒醢爲事精神之始

廷堪案士喪禮楔齒用角柶注爲將含恐其口閉急也又云綴足用燕几注綴猶拘也爲將屨恐其辟戾也又云奠腒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注鬼神無象設奠以憑依之既夕記楔貌如軛上兩末綴足用

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即牀而奠當腢用吉器注用吉器器未變也若醴若酒無巾柶喪大記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檀弓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殷道也學者行之又云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皆記楔齒綴足奠脯醢之事荀子曰葬理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張氏爾岐曰喪禮凡二大端一以奉體魄一以事精神楔齒綴足奉體魄之始奠脯醢事精神之始也若然則葬乃奉體魄之終祭乃事精神之終也

凡始卒小斂大斂朝夕哭朔月薦新遷柩朝廟祖大遣

告奠

廷堪案士喪禮始卒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注鬼神無象設奠以馮依之此始卒奠也此奠在室中

小斂畢乃奠注祝與執事爲之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乃朼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西上醴

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此小斂奠也（此奠在堂上尸東）大斂畢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注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自是不復奠于尸）祝反降及執事執饌（注東方之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注如初如小斂之儀）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此大斂奠

也朝夕哭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注入入于室也如初設者豆先次籩次酒次醴也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此朝夕哭奠也朔月奠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杝釋匕于鼎俎行杝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啟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祝與執豆者巾乃出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注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此朔月奠也又云有薦新如朔奠此薦新奠也既夕禮遷柩朝廟乃奠如初如初如從奠之設升

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此遷柩朝廟奠也遷柩車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注車已祖可以爲之奠也將行而飲酒謂之祖非祖廟之祖也此祖奠也葬日大遣奠鼎入乃奠豆南上綪籩羸醢南北上綪俎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鮮獸醴酒在籩西北上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此大遣奠也喪禮皆奠而不祭者朱氏熹曰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于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

又案既夕禮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柩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東面北上正柩畢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

巾之升降自西階北仍是朝夕奠從柩而來者設于
堂上柩西也又云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此是徹
從柩而來之朝夕奠也又云乃奠如初此方是設遷
柩朝廟之奠也朝廟畢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算卒束
襲注乃舉柩郤下而載之束束棺於柩車又云降奠
當前束注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腢也亦在
柩車西束有前後也疏云未束以前其奠使人執之
待束訖乃降奠之當束也此仍是朝廟之奠從柩而
降者設于堂下柩車西也又云徹奠巾席俟于西方
此是徹從柩而降之朝廟奠也又云布席乃奠如初

主人要節而踊此方是設祖奠也

凡奠小斂以前皆在尸東大斂以後皆在室中遷祖以後皆在柩西既還車則在柩東

廷堪案士喪禮始卒奠于室中尸東此始卒之奠也小斂畢奠于堂上尸東此小斂之奠也皆在尸東大斂畢乃奠祝執巾席從設于奥東面注自是不復奠於尸室中西南隅謂之奥又云奠由楹內入于室此大斂之奠也朝夕哭乃奠入如初設注入入于室也又云錯者出立于戸西此朝夕哭之奠也朔月奠皆如初奠之儀又云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

遷位醴酒位如初此朔月之奠也有薦新如朔奠此薦新之奠也皆柩在西階上而奠在室中旣夕禮遷于祖正柩于兩楹間畢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旣夕記啟殯朝禰之儀正柩畢奠升設于柩西此從柩而行之朝夕奠也設于堂上柩西旣夕禮質明徹畢乃奠如初李氏如圭曰亦于柩西席前設之旣夕記徹乃奠此徹去從奠設朝廟之奠也亦在堂上柩西旣夕禮載柩于車畢降奠當前束注當前束猶當尸腢也亦在柩車西旣夕記朝祖廟後卒束前而降奠席于柩西此從柩而降之朝廟奠也設于堂下柩東

西既夕禮徹奠（此是徹朝廟奠）乃祖注還柩車鄉外爲行始

又云布席乃奠如初（既夕記祖還車不易位注據此）此柩將行之祖

奠也葬日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此徹祖奠也（祖奠徹于柩車西北則祖奠當設于柩車東）又云鼎入乃奠此大遣奠也祖

奠大遣奠經不云設于何所考既夕記祝饌祖奠于

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疏云正經直云祖還車

及還車訖乃奠如初不云饌處故記人明之敖氏繼

公曰于主人之南明其在車東也祖奠在柩車東則

大遣奠亦在柩車東矣

又案楊氏復曰喪奠之禮有三變始死奠于尸東小

斂奠亦如之既殯奠于室之奥設席東面朔月奠薦新奠亦如之啟殯入廟席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如初者如室中之神席東面也朝祖奠亦如之降奠及祖奠遣奠皆如之但設于柩東為異既夕禮朝廟奠從席升設于柩西注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竊謂小斂以前奠于尸東者此時尸南首奠在其右也遷柩以後奠于柩西者此時柩北首奠亦在其右也至還車向外後柩復南首故奠于柩東仍在其右矣楊氏及注說皆欠分明又祖奠大遣奠柩已南首故此二奠在柩東楊氏并謂降奠亦在柩東者非也此

時柩尚北首故注以爲在柩西也

又案小斂以前奠于尸者疏云以其始死未忍異於生此說是也大斂以後奠于室者旣殯則以鬼神之禮事之矣還柩以後奠于柩者蓋柩旣離殯宮則奠宜從柩不能復設于殯宮之室也疏云此奠不設于室者室中神所在非奠死之處也此說失之

凡奠席皆東面設之無席之奠則統于尸

廷堪案士喪禮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注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又云席設于奥東面朝夕哭奠不云席蓋因大斂奠之席朔月奠及薦新奠皆如初奠之

儀是室中奠席皆東面也旣夕禮遷柩從奠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注從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疏云知神不西面者特牲少牢皆設席于奧東面則天子諸侯亦不西面可知朝廟乃奠如初祖奠布席乃奠如初是柩側之奠席亦東面也又載柩畢降奠當前束旣夕記降奠席于柩西不云何面當亦東面大遣奠經不云席敖氏繼公日此設之次亦如殯奠旣云如殯奠則亦有席東面矣至於始卒奠及小斂奠經皆不云有席蓋此時尸尚在席上故不用席奠無席則統於尸也從奠用席不統於柩

者旣殯則以神事之不同未殯時也

凡奠于殯宮皆饋于下室唯朔月及薦新不饋

廷堪案旣夕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燕養

平常所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湯沐所

以洗去汙垢內則曰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孝子不忍

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進徹

之時如其頃又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以

其殷奠有黍稷也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䟽

云大小斂奠朝夕奠等皆無黍稷故上篇朔月有黍

稷鄭注云於是始有黍稷唯有下室若生有黍稷殷

奠自有黍稷故不復饋食於下室也張氏爾岐曰朝夕之奠有醴酒豆籩而無黍稷至月朔殷奠乃有黍稷如平時常食者以下室又自有燕養之饌故雖不設黍稷而不爲薄也既奠殯宮又饋下室者莫必神之所在故也蓋殯宮正寢也下室燕寢也疏云下室爲燕寢故鄭舉漢法內堂況之然則士聽私朝於正寢燕息於燕寢皆恒居之處故奠饋兩設也

凡朝廟奠祖奠大遣奠皆薦車馬

廷堪案既夕禮朝廟薦車直東榮北輈注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今時謂之魂車輈轅也車

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賓奠幣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注既奠乃薦馬者為其踐汙廟中也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又云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注主人於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於薦馬既夕記遷祖廟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道車載朝服稾車載簑笠注凡道車稾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也疏云以車三乘皆當有馬有馬則有此三者是朝廟無薦車馬也既夕禮祖奠薦馬如初注柩動車還宜新之也大遣奠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

西面而俠南上注南上便其行也行者乘車在前道

橐序從是祖奠大遣奠亦薦車馬也祖奠言馬不言

車旣夕記祝薦奠言車不言馬皆文不具也

凡將奠皆先饌於東方徹則設于西方

廷堪案士喪禮小斂陳奠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幂

奠用功布實于箪在饌東注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

坫大斂陳奠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

毼豆兩其實葵菹芋嬴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

擇脯四脡注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朝夕

奠祝由主人之北適饌注適饌適新饌考前徹小斂

奠乃適饌注東方之新饌敖氏繼公曰適東方之饌處以待事至也後放此則此朝夕奠亦饌于東方也朔月奠東方之饌亦如之薦新如朔奠既夕禮遷柩朝廟奠東方之饌亦如之既夕記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注既祖祝乃饌敖氏繼公曰于主人之南明其在車東也既夕禮大遣奠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四籩棗糗栗脯醴酒注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是知未奠之前皆饌于東方也士喪禮徹小斂奠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注為求神于庭孝子

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馮依也堂謂尸東也凡奠設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徹大斂奠設于序西南直西榮徹朔奠其設于外如于室注外序西南既夕禮徹祖奠設于西北注設于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柩車在庭當階間則柩車西北即序西南矣朝夕奠但云卒徹不云設于序西南者文不具也是知既徹之後皆設于西方也徹遷柩從奠不設于序西南者注云已再設爲褻也從奠即朝夕奠徹朝廟降奠不設于序西南者注云非宿奠也此降奠亦再設之奠例與前同注說恐非既夕記小斂辟奠不出室注未忍神遠之也辟襲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於室設于

序西南既夕禮徹大遣奠徹巾苞牲取下體注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士苞三个亦得俎釋三个雜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小斂辟奠爲事之始未忍以神事之大遣奠爲事之終以賓客事之故皆不設於西方也

凡奠于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于庭者陳由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

廷堪案士喪禮設小斂奠夏祝及執事升自阼階奠畢降自西階徹小斂奠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又云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其餘取

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此奠于堂者也大斂奠祝
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奠舉柗楹西降自
西階徹大斂奠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又
云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
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朔月奠如朝夕哭
之儀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啟會面足
序出如入此皆奠于室者也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
朝夕奠但云降自西階不云升自阼階者文不具也
既夕禮遷柩朝廟設從奠升降自西階徹從奠徹者
升自阼階降自西階設朝廟奠升降自西階此亦奠

于堂者奠升不由阼階者注云柩北首辟其足也士喪禮君臨大斂奠亦升自西階注云以君在阼故升不由阼階也旣夕禮徹降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注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旣徹由重東南疏云凡奠於堂室者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於庭者亦由重北東方來陳由重北而西徹訖由重南而東象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也但設奠於柩東西而東面則徹者由奠東而西面徹之也此奠于庭者也故疏云然祖奠布席乃奠如初徹祖奠徹者東注由柩東北東適葬奠之饌大遣奠注奠由重北西旣奠由重南

東祖奠大遣奠亦奠于庭者故如降奠之儀卽疏所

謂陳由重北而西徼由重南而東也

凡奠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

東丈夫踊謂之要節而踊

廷堪案士喪禮小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奠畢由尸

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疏云主人

位在阼階下婦人位在上故奠者升丈夫踊奠者降

婦人踊各以所見先後爲踊之節也又云奠者降反

位必由重南東者以其重主道神所憑依不知神之

所爲故由重南東而過是以主人又踊也由重南東者由重之

南而東也大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奠畢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注爲神馮依之也疏云鄭解奠至重即踊者重主道爲神馮依之故丈夫取以爲踊節也君臨大斂畢乃奠升自西階不升自阼階注云以君在阼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注節謂執奠始升階及既奠由重南東時也疏云上文大斂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而東丈夫踊此注不云降時踊者以經直有君與主人丈夫踊節故不言降時踊節也朝夕哭乃奠升丈夫踊奠畢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朔月奠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有薦新如朔奠既夕禮朔

廟奠升降自西階注奠升不由阼階柩北首辟其足主人要節而踊

注節升降疏云奠升時主人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

東主人踊此不言婦人文不具也既夕記朝于禰廟

奠升階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疏云要節而踊者奠

升主人踊降時婦人踊也此奠時要節而踊也士喪

禮徹小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既徹出于足降自西

階婦人踊徹大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既徹降自西

階婦人踊徹朝夕奠及朔奠從奠不云踊者文不具

也徹無出重南東之踊節者變于奠也此徹時要節

而踊也皆奠于堂室者故以升階降階爲節既夕禮

設祖奠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大遣奠奠者
出主人要節而踊注亦以往來爲節奠由重北西奠
由重南東䟽云奠來時由重北而西既奠由重南而
東此奠饌在輅之東言由重北者亦是由車前明器
之北鄉柩車西設之設訖由柩車南而東者禮之常
也此奠時要節而踊也將祖徹降奠即朝廟奠隨柩而降奠于庭者
主人要節而踊注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
人踊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䟽云上篇
徹小斂大斂奠時皆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
人踊今奠在庭無升降之事直有往來經云要節而

踊明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但此經直云主人要節知有婦人亦踊者以下經徹祖奠時婦人男子並有踊文則知此要節踊內亦兼婦人也徹祖奠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注猶阼階升時也亦既盥乃入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䟽云小斂奠者門外盥訖升自阼階丈夫踊今徹者亦門外盥訖入由重東主人踊故云猶其升也此徹時要節而踊也皆奠于庭者故以來去爲節來象升階去象降階也至於從柩而行之夕奠亦設于堂從柩而降之朝廟奠亦設于庭皆不要節而

踊者再設故也

凡柩朝祖如大斂奠朝禰如小斂奠

廷堪案既夕禮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注祖王父也下士祖禰共廟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是柩朝祖如大斂奠也既夕記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乃啟注祖尊禰卑也士事祖禰上士異廟下士共廟疏云先朝禰後朝祖故先於禰廟饌至朝設之故也如小斂奠者則亦門外特豚一鼎東上兩甒醴酒一豆一籩之等也是朝禰如小斂奠也考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

廟享嘗乃止顯考鄭注當爲皇考字之誤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鄭注適士上士也孔氏正義曰適士二廟一壇者上士也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孔君知諸侯上士亦二廟者蓋據既夕記而言也王制禮器並云士一廟皆中下士祖禰共廟之制即上經所謂祖廟是也

凡重置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

廷堪案士喪禮襲畢重木刊鑿之甸人置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注木也懸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爲懸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此言置重之處也又云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注鬻餘飯

以飯尸餘米爲鬻也重主道也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冪用疏布久之注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繫用靲縣于重注靲竹䈴也敖氏繼公曰靲字從竹似當爲革之屬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注賀加之結于後注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西端在上此言重之制度也旣夕禮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又云置重如初注如殯宮時也疏云亦如上篇三分庭一在南二在北而置之重爲行禮之大節小斂奠大斂奠朝夕奠經皆云奠者由重東南丈夫踊故還于廟其置重之處亦如在殯宮之時以奠于廟亦有要節而踊之儀也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疏云以銘未

用待殯訖乃置于肂既夕禮啟殯祝取銘置于重殯時銘在肂至啟殯故復置于重也設祖奠時祝取銘置于茵此不置于重者注云重不藏故也雜記重既虞而埋之鄭注就所倚處埋之孔氏正義曰既夕禮當作記初喪當作將葬朝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不入重不入者謂將鄉祖廟若過之然故不入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道左主人位此注就所倚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此埋重之處也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注重既虞將埋之疏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

虞未虞以前以重生其神虞所以安神雖未作主初虞其神卽安於寢不假重爲神主又士大夫無木主明亦初虞卽埋之也此埋重之時也

又案張氏爾岐曰重以依神若置之近南殆若推而遠之矣且參分庭句一在南句亦覺不文本經言參分庭一在南者不一其自外入而言据外近南者也其自內出而言据內近北者也重固自內出者也考經文明云參分庭一在南不云一在北張氏此言顯與違違不可從也

凡凶事無洗或設盥于堂下或設盥于門外

廷堪案士喪禮將小斂饌于東堂下設盥盆于饌東有巾注爲奠設盥也喪事略故無洗也又云西方盥如東方注爲舉者設盥也如東方者亦用盆布巾饌于西堂下此設盥于堂下者也將大斂祝徹盥于門外注小斂設盥于饌東布巾大斂設盥于外外當有威儀䟽謂陳大斂饌訖當設盥于門外也將朝夕奠徹者盥于門外旣夕禮請啟朞後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䟽云按小斂設盆盥在東堂下大斂設盥於門外雖不言東方約小斂盥在東堂下則大斂盥亦門外東方此下陳鼎如大斂奠則此設盥亦在門外東

方如大斂奠也此設盥于門外者也蓋凶事略不設洗惟設盥以代之士虞禮在既葬之後始設洗然亦設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異於吉時之洗在東階東南也

凡君使人弔襚賵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襚賵則拜而不踊

廷堪案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注成踊三者三疏引曾子問三者三凡

九踊也君使人襚注衣被曰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疏云亦如上主人進中庭哭拜稽首成踊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既夕禮公賵元纁束馬兩注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兩馬士制也穀梁傳乘馬曰賵衣衾曰襚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馬入設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士受馬以出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是君使人弔襚賵主人皆拜稽顙成踊也拜而成踊所以尊君也士喪禮始卒主人唯君命出

升降自西階遂拜賔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注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不踊但哭拜而已親者襚不將命以卽陳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注主人徒哭不踊別于君襚也小斂後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擯者出告須以賔入賔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賔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

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未踊既夕禮賓賵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主人拜于位不踊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如公賵也是非君之弔襚賵則拜而不踊也拜而不踊所以別於君也又既夕禮柩車發行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元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不云成踊者禮殺故也

又案吉事之拜以稽首爲最重凶事之拜以拜稽顙成踊爲最重皆見君之禮拜稽顙成踊者卽周禮九拜之振動也杜子春曰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

愽之愽最爲得之先後鄭不能引伸其說而各下己意經義遂晦今以禮經證之始知其說之確也踊與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之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也大祝九拜之序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皆吉事之拜由重而輕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皆凶事之拜亦由重而輕次第固井井也鄭賈而後說九拜者如陳氏祥道黃氏度鄭氏鍔吳氏澄田氏藝衡王氏廷相顧氏炎武毛氏奇齡閻氏若璩惠氏士奇江氏永諸君於振動之拜大率依違于先後鄭之閒否則略而不言即或別擬一解亦無定見最謬者方氏苞

之說也方氏之言曰振動未嘗拜如聘禮賓入門公再拜賓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辟與三退時必振動以示不敢答拜而震慴不寧更甚于答拜故列於五拜之前也不知聘禮公當楣再拜者拜聘賓之君之命非拜聘賓也故聘賓三退負序不敢答拜獻於其君盛禮不在已也前此入大門時公再拜賓辟不答拜亦然主國之君非為已拜何震慴不寧之有方氏所云不獨陋妄穿鑿且不明禮意矣為人使者不答拜是禮之通例聘禮之外如昏禮公食大夫禮覲禮之使者皆然禮經其在可考而知也詳見

通例方氏不之知而曲爲之說眞方隅之見也故爲附辨於此

凡君臨大斂則主人拜稽顙成踊

廷堪案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巫止于廟門外注凡宮有鬼神曰廟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君釋采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卒公卿大夫逆降

復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君升卽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是君臨大斂則主人拜稽顙成踊也又云襲入卽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賓出主人

拜送此大夫主人亦拜之成踊者敬大夫也不稽顙者殺于君也

凡弔襚賵贈奠於死者皆不拜

廷堪案士喪禮之弔襚及既夕禮之賵贈經皆不云拜是賓於死者不拜也自始卒奠以至大遣奠經亦不云拜是主人於死者不拜也陸氏隴其曰士喪禮上下二篇止有主人拜賓之文而於柩於重於奠皆未嘗拜至士虞禮設饌後始言主人再拜稽首自虞以前豈經文略而不言歟抑主哀不主敬而不拜歟賓之弔奠賵贈亦皆不言拜汪氏紱曰喪禮急遽初

喪尤甚虞禮以前皆不言拜與吉反也竊謂弔襚賵贈皆擯與主人行禮故於死者不拜賓異於祭未忍全以鬼神之禮事之故於死者亦不拜非主哀不主敬之謂亦非急遽之謂也

凡主人之位小斂前在尸東小斂後在阼階下謂之內位既殯在門外謂之外位

廷堪案士喪禮始卒哭位主人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注衆主人庶昆弟也此室中之位也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注室中位也沐浴畢主人入即位飯含畢

主人襲反位注位在尸東小斂畢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皆室中尸東之位也奉尸侇于堂男女如室位踊無算則堂上尸東之位也又云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卽位又云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卽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注卽位踊東方位此阼階下西面之位也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大斂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大斂畢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衆主人復位又云卒塗主人復位踊襲皆阼階下之位也盖主人雖位在阼階下至大斂時仍升堂卽尸東之

位斂畢始復阼階下之位也大斂奠畢主人揖就次注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堊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笫可也至此則主人居次矣既夕記既殯居倚廬注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次在門外故有事先即外位然後入即內位也士喪禮朝夕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注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又云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注辟開也凡廟有事則開無事則閉此門外之位也又云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又云主人堂下直東

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此門內之位也朝夕奠畢賓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此又門外之位也葢主人雖位在門外至朝夕哭時仍入門即阼階下之位至哭畢始復門外之位也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注匠人爲椁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亦謂門外位也

又案既夕禮設祖奠畢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入

復位注主人也自死至於殯自啟至於葬主人及兄弟恒在內位疏云自死至於殯在內位據在殯宮中自啟至於葬在內位據在祖廟中處雖不同在內不異故總言之在內位者始死未小斂以前位在尸東小斂後位在阼階下若自啟之後在廟位亦在阼階下也考既夕禮啟殯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注如初朝夕哭門外位此初啟殯時尚是門外之位也又云主人拜賓入即位祖此則殯宮阼階下之位也至入祖廟柩升自西階主人從升正柩北主人柩東西面此亦如小斂侇尸于堂之位也設從奠畢主人降

拜賓即位踊襲此方是即廟中阼階下之位也至於公賵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賓賵主人拜于位亦皆廟中阼階下之位蓋啟殯後則與未殯時同故未殯時主人之位恒在阼階下啟殯後主人之位亦恒在阼階下不復就外位也

凡婦人之位小斂前在尸西小斂後至既殯皆在阼階上柩將行始降在階間

廷堪案士喪禮始卒哭位婦人俠牀東面注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衆婦人則戶外北面此尸西之位也言東面則在尸西可知小斂畢奉尸侇于堂男女如室位又云

婦人阼階上西面此阼階上之位也大斂時婦人尸西東面至大斂畢婦人東復位仍復阼階上之位也朝夕哭婦人即位于堂南上既并椁婦人哭于堂此位當亦在阼階上是婦人之位自小斂後至既殯皆在阼階上也既夕禮遷柩車婦人降即位于階閒注位東上張氏爾岐曰婦人在車後南面故注云東上至此婦人始降在階閒者柩車將行故婦人于車後送之也楊氏復曰始死哭位必辨室中堂上堂下之位非時男女內外親疏上下之分不可以不正此亦治喪馭繁處變之大法也為男女之位小斂前親者

在室以尸東尸西爲別親者注謂大功以上小功以下以戶外堂下爲別衆婦入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小斂後以阼階上阼階下爲別既殯無事則主人入于次婦人無事或退處于房中歟

又案既夕禮既葬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注反哭者於其祖廟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主婦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注出即位堂上西面也此反哭之位主人東面主婦西面與始卒哭位正相反且主人升自西階婦人升自阼階益相變以爲禮也

又案張氏爾岐曰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得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又曰喪之卽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爲禮起於旣葬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故爲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爲而虞不虞則卒哭而祔皆無所爲而舉卒哭與祔不得舉又何爲而可以練何爲而可以祥且禫由是言之則人子之未葬其親者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官乎竊謂葬禮在士喪下篇是葬者喪禮之

終也葬後乃虞祭是虞者祭禮之始也然則人子未葬不但不可以服官并不可以祭也張氏之言眞深於經術之言哉

又案明盧氏格曰朱文公父喬年以紹興十三年卒葬於崇安縣之五夫里後二十七年爲乾道五年其母祝夫人卒卜得兩地欲兩承其吉乃於明年五月遷父於白水里鵝子峯下而葬母於建安縣天湖之陽而自爲文以紀之儒者抱利欲之心貪慕富貴忍使父母之魄遠離故鄉斯已奇矣又且遷其父骨使枯魂不安疑皆非君子所爲而竟已爲之則愚蒙不

肖之子倘足責乎夫相墓之説皆妖妄詭誕不應經義本不足辨特以惑溺者往往藉口於朱子故錄盧氏此論以諗世之爲人子者

凡凶事交相右吉事交相左

廷堪案旣夕禮啟殯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注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疏云周祝降階時當近東夏祝升階當近西是交相右也考凶事交相右者此經是也吉事交相左者如鄉射大射耦降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三耦拾取矢退與進者相左二次射司馬命去侯

畢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飲不勝者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三次射司馬命去侯畢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燕禮大射二人媵爵于公序進酌散交于楹北皆是也

又案士喪禮飯含商祝襲祭服注商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設重夏祝鬻餘飯注夏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又祝取銘置于重注祝習周禮者也此外經有言夏祝者有言商祝者有但言祝者賈疏析之甚詳徐氏乾學曰夏祝事簡商祝事繁周祝文飾實兼兩者周制博采夏商周人

講習夏商之禮所謂監于二代郁郁乎文者以此儀禮所以爲萬世之經也

封建尊尊服制考

禮記大傳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鄭注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喪服小記亦云親親尊尊人道之大者也親親尊尊二者以爲之經也其下四者以爲之緯也所謂尊尊者皆封建之服何休所謂質家親親文家尊尊是也先王制禮合封建而言之故親親與尊尊竝重封建既廢尊尊之義六朝諸儒或有能言之者宋以後

儒者因陋生妄於其所不知輒以己意衡量聖人由是說喪服者日益多而禮意日益晦心竊惑焉謹取經與傳言尊尊之義者別輯爲一篇名曰封建尊尊服制考而以戴記釋經與傳者證之俾讀者一覽而知不致迷於所往庶於經義不無少裨焉

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

諸侯爲天子

傳曰天子至尊也

君

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疏曰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

廷堪案注與疏皆謂士不得君稱頗與經傳相違
敖氏繼公曰諸侯及公卿大夫士有臣者皆曰君
此說是也詳見下妾爲君及公士大夫之衆臣爲
其君總麻三月章貴臣貴妾鄭氏蓋因大傳有尊
尊之說知是封建之制遂謂士卑無臣別於大夫
以見尊尊之義不知士有臣從經傳之說而尊尊
之義乃益明也敖氏知士有臣但據經傳知之亦
未知喪服尊尊之義全繫乎此也
又案大傳即喪服之大傳也別於小記故名大傳
鄭目錄云名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此

於別錄屬通禮陳澔集說仍之皆不知爲喪服之大傳惟元吳氏澄謂統論喪服之大凡如易之繫辭爲易大傳故亦名大傳然吳氏說喪服經傳終不識尊尊之義亦屬一知半解而已

父爲長子　注不言嫡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注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

廷堪案喪服小記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

故也大傳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凡經
傳所云長子衆子適子庶子者皆封建之制也子
皆妻之子則以傳重者爲長子其餘皆衆子有妾
子則以傳重者爲適子其餘皆庶子期服章爲衆
子注以衆子庶子爲士與大夫之別恐未必然蓋
適子庶子爲妻妾之分故此傳是士禮亦有庶子
之稱也士無妾子則爲長子衆子有妾子則爲適
子庶子蓋傳重與不傳重之分非士與大夫之分
也

爲人後者

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注若子者爲所爲後之親如親子

廷堪案傳所云受重者所受宗廟土地爵位人民之重也唯封建始有之卽上傳之傳重也記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者記本作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與傳文正同注亦明晰近休寧戴氏據通典所載賀循引喪服制曰於所爲後者之子兄弟若子改之好奇

者多從其說竊謂儀禮有開成石刻可憑通典僞刻易淆似未可據以改經也邇來校書家喜援別書所引者以改本文其風皆戴氏開之流弊恐未有艾也

妾爲君

傳曰君至尊也注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

廷堪案經所謂君指士而言也然則士卑無臣不得稱君卽注亦不能自守其說矣君者對臣妾之稱也緦麻章士有貴臣貴妾妾旣稱君則臣亦得稱君注亦知己說之難通故於貴臣貴妾下注云

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鄭前注以士爲卿士蓋曲護己說不知緦麻章承上文注爲庶母而言倘得云士卑無臣士妾又賤乎疏不破注自是唐人師法然經旣云士有貴臣則不得云士無臣違經而從注考特牲饋食記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是士有臣之明證也

又案上經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君謂有地者也疏乃云士雖有地不得稱君不但與經違并與傳違則疏說不可從也明矣

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注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

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閽寺之屬君嗣君也斯此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繩菲今時不借也

廷堪[illegible]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疏云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是注與疏皆以士不得稱君也今考此經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言公卿大夫之臣唯室老

非衆臣士之臣唯貴臣非衆臣也經所云公指諸
侯也經所云士大夫指侯國之士與卿大夫也傳
所云公卽經之公也傳所云卿大夫卽經之大夫
也傳所云士卽經之士也傳所云室老者卿大夫
之貴臣也傳所云貴臣者卽士之貴臣如曲禮所
云士不名家相是也注旣以士卑無臣不得稱君
則不得不以經之士爲卿士又不得不以傳之士
爲邑宰下經緦麻三月章士貴臣貴妾又不得不
以爲公士大夫之君然則疏所云士無臣者皆遷
就注說而爲之也其實士有臣已見之經與記也

士昏禮納采主人授老雁此曲禮所云士之家相
卽士之貴臣也聘禮賓問卿大夫降授老幣是此
傳所云卿大夫之室老卽卿大夫之貴臣也蓋卿
大夫臣多故傳云室老以別之士臣少故但云貴
臣而已此外則衆臣也以傳釋經又以他經釋傳
學者可以無疑矣敖氏以諸侯及公卿大夫士有
臣者皆曰君說與經傳合而又引李微之曰以傳
考之疑士卽卿字傳寫誤也今依本文讀之與傳
正合固不必改經從己也
又案論語雍也可使南面此南面指人君亦兼卿

大夫士言之非春秋之諸侯及後世之帝王也考
少牢饋食禮爲祭期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
面又明日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
檀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此
卿大夫之南面也士冠禮初加再加皆云出房南
面三加如加皮弁之儀賓醴冠者筵于戶西南面
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
殺此士之南面也是有地有爵者皆得南面稱君
而治人也後儒乃以南面爲帝王之稱此與說宗
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謂孔子各許三子以諸侯之

位者同一謬也包从以南面爲諸侯未注以南面爲人君聽治之位皆不云帝王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

父卒則爲母注尊得伸也

繼母如母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注因猶親也

慈母如母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此

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

廷堪案儀禮喪服篇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兼所生母而言者也何以知之喪服經傳皆封建之世合尊尊親親而制者漢以後封建既廢儒者不識尊尊之義故於此經多失其旨案齊衰期年章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此言適母也父在則其服齊衰期年大功九月章大夫之庶子爲母注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傳曰大夫之庶子則從乎

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此言大夫之庶子不爲後者爲其所生母也父在則其服大功九月緦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言庶子爲後者爲其所生母也父在則其服緦麻三月傳於父在適母謂之私尊所生母謂之私親皆厭於至尊不得伸其私所謂尊尊之義也又大功九月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此言諸侯之庶子不爲後者父卒亦

爲所生母大功九月是父雖卒猶爲嗣君所厭不得伸故傳以爲先君餘尊亦尊尊之義也若爲後之庶子父卒爲母竝得伸其齊衰三年也或謂經傳無所生母明文何以知其兼言之也案齊衰三年章又云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又云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夫慈母亦父妾也非其所生尚爲之三年而

謂所生母不得三年乎蓋經所云繼母如母者謂如適母也慈母如母者謂如所生母也經文簡括儒者罕通其意唯漢鄭氏能窺見之故其於緦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於慈母如母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蓋父在則有諸侯大夫士之差父卒則皆得伸齊衰三年也鄭氏此注直可補經後人熟視無覩遂使聖經賢傳千年來幾淪長夜亘由尊尊之義不

明故也禮意精深原不易曉而後世反道亂常之論顯悖天經地義又皆陋儒說春秋者啓之尤不可以不講考春秋隱公二年經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公羊以爲隱公之母穀梁以爲隱公之妻左氏無傳杜預則以爲桓公之母此夫人三傳皆不知爲何人又僖公八年經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齊媵范甯注穀梁引劉向說則以爲成風此夫人三傳亦皆不知爲何人又宣公八年夏六月戊子夫人嬴氏薨左傳經作嬴氏公羊穀梁二傳經皆作能氏又冬

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左傳經作敬嬴公羊穀梁二傳經皆作頃熊此夫人傳者姓與謚皆互異又襄公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左穀經皆作姒氏公羊經則作弋氏又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左穀經皆作定姒公羊經則作定弋此夫人傳者姓氏則互異又昭公十有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何休注公羊以爲襄公嫡夫人後儒據左氏則以爲敬歸之娣此夫人說者嫡庶則互異人倘不知爲何人姓謚嫡庶且互異傳者說者之是邪非邪吾烏從而辨

之唯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說者皆以爲僖公之母莊公之妾請得而論焉經書夫人風氏薨五年又書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左傳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召伯穀梁作毛伯楊士勛據徐邈本當作召伯公羊穀梁皆以含與賵兼之爲非餘無異詞九年經又書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繫成風於僖公之下者正公羊母以子貴之義也說見劉原父春秋權衡許君五經異義從左氏公羊之說以爲禮也鄭君駮之雖兼用穀梁而其服問

注亦引春秋之義以證之蓋三傳本無甚異同也
春秋經文旣無譏貶傳者多以爲禮胡安國乃云
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
此論不知出何經侍周公制禮凡妾子皆謂之母
孔子作春秋於其薨也大書曰夫人某氏薨於其
葬也大書之曰葬我小君某是春秋與禮經合也
論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子告宰
我之辭也試思母者岂言嫡母乎抑兼言所生母
乎孟子曰無以妾爲妻齊桓公命諸侯之辭也試
思戒諸侯無以妾爲妻者又何嘗戒庶子爲諸侯

無以妾爲妣乎胡安國則不能知禮與春秋豈論語孟子亦不能知邪說春秋者啖趙而下妄人固多未有如安國之甚者憑陋腹以爲理其罪乃至上通於天宜其見黜於聖王之世也

廷堪又案爲此義通禮經於春秋竊謂得聖人微旨而稽之儒說鄭康成氏劉原父二君而外罕有同者遂不敢自信後讀鄞邑萬氏斯大儀禮商父卒爲毋三年又讀元和惠氏士奇春秋說僖公成風之禭並同鄙見萬氏之言曰齊衰三年首言父卒

則爲母下卽及繼母慈母因知妾子之爲其母嘗與此同經不言者包於父卒爲母之中也惠氏之言曰春秋者正名之書也仲子者孝公之妾惠公之母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母以子貴而妾不得體君故歸宰咺及秦人之來賵襚也而書之曰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易象陰係於陽春秋母係於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可見人心不甚相遠自宋以後通儒日少故鮮發明之者嘗謂

本朝經術之醇直接漢儒視宋人之憑理說經眞

有霄壤之別矣

又案春秋成風之義公羊左氏皆以爲禮也考晉書禮志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尙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尙書車允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理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詔可通典又載徐野人之議未錄孔氏服問正義所云不依正禮者蓋謂儀禮喪服無正文

耳後儒說禮不精不能引慈母如母鄭注證成春秋之義以致明太祖孝慈錄激而為矯枉太過之制也又晉書禮志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即琅邪太妃周氏也帝欲服重江虨啓先王制禮應在緦服詔欲降朞虨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蓋哀帝由琅邪王入後大宗欲降期者亦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之服也故江虨為此議非庶子父在為所生母議也胡三省注通鑑引周禮曰王為諸侯緦縗弁而加絰以證之而不引喪服若庶子為後者為其母服緦則當云父在厭於

君不得伸私親不當云厭屈私情上嚴祖考也父卒則爲母齊衰三年兼所生母言之鄭注本有明文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若依鄭注妾子爲母父卒得伸則哀帝降期正合禮意惜江彪不知而妄議以致明世宗明倫大典激而爲矯枉過正之制也以此二事觀之則經術豈可不亟加講明誤人家國乎王伯厚困學紀聞說春秋用致夫人引江彪之言乃云曾謂周禮在魯其臣無一江彪乎竟不知江彪所議是何禮可謂昧極宋人表表如浚儀王氏所言尚謬悠若此其他又何足辨也

又案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此謂庶子之不爲後者也封建廢其禮本不能行後世妾子貴則貴其母制本如此亦無煩賢儒之紛紛然經義不可不加講求故爲正之如此蓋適庶及宗法皆因封建而有賢儒不知封建久廢又不知先王尊尊之義每於嫡庶宗法退聽妄談喋喋不休禮意遂由此以晦且賢儒於經多喜言易與春秋而畏言禮於禮多

喜言喪服之經傳而畏言威儀器數蓋畏實事求是之難而喜空言之易於逞臆也其實不然成帙者皆膚末無稽之談於春秋喪服必稍意何嘗夢見乎

母爲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注不敢降者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

廷堪案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母爲長子齊衰三年封建之制以適長爲重因其將爲後也故異其服皆尊尊之義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父在爲母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

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廷堪案父在爲母齊衰期厭於父　主尊也若庶子

爲後者爲母緦庶子不爲後者則記所云公子爲

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不在五服之中矣皆厭於

至尊故也孟子王子有其母死其傅爲請數月之

喪集注引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

不敢終喪經傳皆無厭於嫡母之文故說者以爲

承趙岐之誤

不杖麻屨者注此亦齊衰言其異於上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

大夫之適子爲妻

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注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凡不降者謂如其親服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

廷堪案注言降有四品其義極精由此求之尊尊之義思過半矣竊謂不明乎尊尊之義而言古之喪服如瞽者無相坐雲霧之中而辨四方無論信經

傳疑經傳從鄭注違鄭注枝蔓不休徒聒人耳終無是處也

爲衆子 注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在室亦如之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內則曰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廷堪案無妾子爲長子衆子有妾子爲適子庶子凡衆子庶子指不爲後者言之皆封建之制也注以爲士與大夫之分恐非然士與大夫有別亦尊尊之義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注兩言之者適子或爲兄或爲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注大夫雖尊不

敢降其適重之也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亦如大夫爲之

適孫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注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爲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爲庶孫耳孫婦亦如之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

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注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近政化也大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收族者謂別親疏序昭穆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世百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廷堪案傳所云持重者即所受於大宗之宗廟土地爵位人民之重也於前則曰受於後則曰持皆受於天子諸侯者非無形之物也有重可持非唯諸子可以爲諸父之後孫可以爲祖之後即弟亦

可以爲兄之後兄亦可以爲弟之後經傳班班可考也封建旣廢無重可傳不過蚩蚩之氓志在財帛而已陋儒仿古乃有以少子爲長子之後者竟不知持重爲何事蓋因上傳云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遂誤以持重爲持服矣

又案有宗廟土地爵位人民方謂之大宗天子以別子爲諸侯其世世爲諸侯者大宗也諸侯以別子爲卿其世世爲卿者大宗也卿以別子爲大夫其世爲大夫者大宗也大夫以別子爲士其世世爲士者大宗也春秋桓二年左傳曰天子建國言天子以

別子爲諸侯故云建國也又諸侯立家言諸侯以
別子爲卿故云立家也又卿置側室言卿以別子
爲大夫故云置側室也又大夫有貳宗言大夫以
別子爲士故云有貳宗也又士有隸子弟士之別
子無重可傳故云隸子弟也
又案左傳桓二年卿置側室杜注側室衆子也得
立此一官襄十四年卿置側室杜注側室支子之
官漢書文帝賜南越王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也帝先封於代蓋不敢以天子建國自居但如卿
置側室而已此謙辭也小顏注漢書以爲側室言

非正始嫡所生殆不然矣

又案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注太祖始封之君始祖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及始祖之所自出謂祭天也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皆釋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之文也注所謂祭天蓋周以后稷爲始祖所自出天卽蒼帝靈威仰也傳又云尊

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喪服小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又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又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

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此皆釋傳大宗小宗之文也注引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亦據禮記以解經也後儒讀記而不讀經故於禘其所自出及大宗小宗如治亂絲而無綱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

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

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注從者從其教令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持重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辟大宗

廷堪案此傳言小宗也不杖期章世父母叔父母傳曰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亦小宗之制

考繼別子者百世不遷爲大宗有重可傳者也繼

高祖者五世則遷爲小宗無重可傳者也諸侯卿
大夫士皆然封建廢則不能行今唯世襲尙可行
之後儒欲於士庶人家行此多見其敝也
爲夫之君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廷堪案從服者大傳所謂服術有六六曰從服是
也有尊尊之從服有親親之從服今但錄尊尊從
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

主故也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

廷堪案後世承重孫爲祖服斬衰三年其服不見禮經唯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黃氏榦取之以補經其實則爲人後者之服耳考喪服斬衰三年章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

故適子卒適孫爲祖後爲三年之服謂之承重也
然此唯封建之世有之通典言之甚詳如孫爲祖
持重議有晉庾純及劉智劉寶王敞吳商諸儒辨
難孫爲庶祖持重議有晉劉智釋疑問答及束晳
庾蔚之諸儒之說嫡孫亡無後次孫爲祖持重議
有晉萬蔣范宣問答嫡孫持重在喪而亡次孫代
之議有晉徐邈問答及宋何承天庾蔚之諸儒之
說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有晉劉智問答
及成粲賀循宋後魏諸儒之說蓋當時雖不世官
而爵土猶在應襲者往往爭之故諸儒說禮精審

若此有重可承非特孫可承祖雖同宗之支子皆可承也今律有承重之文以通典考之亦指世襲之家有後者言之知禮者稀卽律文亦不易讀也陋儒據家禮每於士庶人家行此且使諸父在其下則全非禮意矣

妾爲女君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注女君君適妻也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注此言二妾不

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

廷堪案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子夏喪服傳之言也母以子貴公羊春秋傳之言也適庶之精義盡於此中舍此皆離經畔道無稽之言矣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注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爲者凡六命夫六命婦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

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注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其有祭主者如衆人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大夫曷爲不降命婦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既已出降大功其適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夫尊於朝與己同婦貴於室從夫爵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注不敢降其祖與適則可降其旁親也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然則女

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

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者

寄公爲所寓注寓亦寄也爲所寄之國君服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注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反服之既葬而除之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注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宗子繼別之後百世不遷所謂大宗也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

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疏云祖謂別子爲祖百世不遷之祖當祭之日同宗皆來陪位及助祭故云尊祖也

廷堪案濟陽張氏曰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別子爲始有家者也國君大子嗣爲國君其次子卽是別子如魯桓公大子同旣爲君次子慶父叔牙季友等爲別子後皆各爲其家之祖其世世嫡長是謂大宗也故曰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張氏說大宗雖爲明析而世世嫡長倘屬空言不知封建之制非空言乃實事也若適長不爲後則虛有其名而已安得爲大宗乎以左氏傳考之如

孟孫氏以別子慶父共仲爲祖世以適長爲後至襄二十三年孟莊子卒公鉏奉羯而孺子秩奔邾則秩雖長不得爲孟孫氏大宗而大宗在孝伯矣叔孫氏以別子牙僖叔爲祖世以適長爲後至成十六年僑如出奔名叔孫豹於齊而立之則僑如雖適長不得爲叔孫氏大宗而大宗在穆子矣季孫氏以別子友成季爲祖世以適長爲後至襄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愛悼子欲立之則公彌雖長別爲公鉏氏不得爲季孫氏大宗而大宗在悼子公鉏氏乃小宗也張氏若云其世世爲

後者是謂大宗則證之實事皆合矣說經不於實事求是而但據空言吾未見其可也近儒不知封建久廢而好言宗法據理憑空立一宗子往往如此

爲舊君君之母妻

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注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

庶人爲國君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在外待放已去者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注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春秋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君臣有合離之義長子去可以無服

大夫爲宗子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廷堪案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考士之子恆爲士此宗子爲士者也若士之庶子有爲大夫者當其在時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至卒後則其子孫別立廟

以是人爲祖不祖士之宗子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君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蓋國君者諸侯也公子者卿大夫也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是由卿大夫爲諸侯也世世祖是人者謂子孫爲諸侯者世世以始封諸侯爲祖不祖公子者謂不以其先之卿大夫爲祖所謂自尊別於卑者此也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卽此義也卿大夫之庶子可起而爲諸侯則士之庶子亦可起而爲大夫故有大夫爲宗子

之服此宗子指士而言若宗子是大夫則其尊同
但爲宗子齊衰三月之服不必别云大夫爲宗子
也近儒不明尊尊之義往往於此多以臆妄說乃
至有不信子夏傳者通典奪宗議曰晉元帝建武
初孫文上事宣帝支子不應祭豫章京兆二府君
僕射刁協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而况天子乎自
皇祚以來五十餘年宗廟已序而文攻乎異端宜
加議罪案漢梅福云諸侯奪宗此謂父爲士庶子
封爲諸侯則庶子奪宗嫡主祭祀也在諸侯尚有
奪義豈况天子乎所言聖庶者謂如武王庶子有

聖德奪代伯邑考之宗嫡也隋書儒林傳吏部尚書牛宏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朞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劉炫駮之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線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自漢至周諸儒之議禮精詳如此非後世所可及也

舊君 注大夫待放未去者

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注言嫁於大夫者明雖尊猶不降也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此者不降明有所降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

適孫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注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天子亦如之

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

廷堪案殤大功九月七月衰服經凡七條爲封建之制者四條其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三條唐開元禮宋政和禮明集禮皆無之蓋知

其爲封建之制也而適孫之長殤中殤一條尙有之不知亦封建之制也

又案上經云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者殤服亦古禮之不行於今者茲但取有關於封建

者錄之其餘則不及也

又案大傳服術有六五曰長幼鄭注成人及殤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庶孫注男女皆是下殤小功章曰爲姪庶孫丈夫婦人同

適婦注適婦適子之妻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注婦言適者從夫名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注父在則同父沒乃爲父後者服期也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注子謂庶子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注尊同謂亦爲大夫者親服期

廷堪案雜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此皆釋傳文尊同則得

服其親服亦封建尊尊之義陋儒因下傳之注有尊同則不相降之語遂以爲傳文乃謂是莽歆所增竄凡經傳涉於此者皆毅然刪之可謂妄極蓋封建既廢古禮容有不能行於後世者然不可以後世小儒陋腹遂以疑經石梁王氏之妄陳澔無識既采入集說陋者因以己所不解者爲莽歆所僞撰此說經以來未有之災異也周官晚出故宋人或疑爲莽歆僞撰若儀禮自西漢立學以來從無有疑及之者爲此論者自非喪心病狂不至於此若如所言則士冠禮取脯之母拜異子特牲饋

食禮嗣子襲之父拜其子及此喪服云為長子斬衰三年母為長子齊衰三年皆封建之制後世所未有者豈亦莽歆所僞撰乎不自咎胸腹之陋而輒以理之在心者為斷嗟乎宋儒之流弊其誤人乃至於此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為母謂妻子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注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

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

廷堪案餘尊所厭鄭君無注敖氏云以死者爲其父尊之所厭則大謬竊謂公之庶昆弟其父雖卒而適子尚爲諸侯是先君之餘尊猶在故爲所厭不得伸也苟知尊尊之義則此傳不難解也

又案注云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疏云舊讀謂鄭君以前馬融之等以昆弟二字抽之在傳下所謂傳下者傳曰之下也蓋舊讀傳曰昆弟何以大功也其義原可兩通近人有以昆弟二字屬下節經文之首者則

讀之不可通矣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注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爲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爲之亦如之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注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

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注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廷堪案濟陽張氏曰舊讀與傳文甚協鄭君必欲破之不知何故且女子子未嫁而逆降旁親於義亦自可疑兩存其說可也此兩節注與舊讀互異學者莫知所從世多襲張氏之說而不知其未深思也考喪服子嫁注云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

於士庶人曰適人此經例也上經齊衰三月章女
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
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
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與此傳正同詳傳意未嫁
者謂許於大夫而未嫁者蓋尊尊之義故鄭君此
注亦引齊衰三月章以證之其義甚明後儒昧於
此義故有逆降旁親之疑蓋尊尊之義鄭君而後
知此者鮮矣注雖與舊讀異其義甚精世有好學
深思者當自知之
又案休寧戴氏曰上節注當移於得與女君同下

即接傳文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謂妾自
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皆爲鄭注說亦可從存此
以質知者蓋鄭注自與舊讀異非與傳異也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
嫁於大夫者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
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
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别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
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

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
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
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
敢服也注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
祖公子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
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
其廟爾因國君以尊降
其親故終說此義云
廷堪案喪服小記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
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
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
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

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中庸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此皆釋傳文自尊別於卑者之義陋者於他記文多疑爲莽歆僞撰於中庸則不復致疑何也

總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

傳曰緦衰者何以小功之緦也注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緦今南陽有鄧緦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傳曰何以緦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注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

適孫之下殤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

功之殤中從下注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大夫之爲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亦此求之也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注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注君之庶子

廷堪案殤小功五月喪服經凡十一條爲封建之制者六條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大夫公之

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王條唐開元禮宋政和禮明集禮皆無之蓋知其爲封建之制也而適孫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三條尚有之不知亦封建之制也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注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注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注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

庶婦注夫將不受重者

君母之父母從母注君母父之適妻也從母君母之姊妹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

則不服注不敢不服者恩實輕也凡庶子爲君母如適子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

慈己加也注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

緦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

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

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母之屬也其不慈已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

緦麻三月者注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也不言衰絰略輕服省文

庶孫之婦

庶孫之中殤注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

廷堪案此緦麻殤服也唐開元禮宋政和禮明集禮尚有之蓋不知爲封建之制故也

又案小功殤服下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

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緦麻殤服
長殤傳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
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蓋小功殤服重故傳
以大功小功別之緦麻殤服輕故傳以齊衰大功
別之其例甚明本不煩言而解近有謂此四句爲
喪服經文誤入傳中者無端平地起波瀾宋儒錯
簡之爐其風不可長也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
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

舉祭因是以服緦也注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

士爲庶母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廷堪案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喪服傳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又見大傳名卽親親尊尊之所繫故大傳之論服術一曰親親二曰尊尊卽繼之以三曰名凡喪服傳言名服者如不杖期章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

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緦麻三月章士爲
庶母乳母從母昆弟傳皆以爲名服故孔子曰名
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
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
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
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貴臣貴妾注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

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

廷堪案經所云貴臣貴妾在士爲庶母之下明指

士之臣妾也貴臣貴妾卽曲禮所謂士不名家相長妾是也家相者貴臣也長妾者貴妾也士不名之則貴可知也若大夫則云世臣姪娣矣鄭君必欲守其士卑無臣之說遂注此經公士之士爲卿士注上傳之室老爲家相上傳之士爲邑宰皆公卿大夫之貴臣故於此仍守前說注貴臣貴妾云此指公士大夫之君也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不無強經從已之病恐不可從敖氏繼公曰此亦士爲之也大夫以上無緦服其義較長鄭氏於禮經最深惟士卑無臣之說不能無疑也

乳母 注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待之慈已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君母之昆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注從於君母而服緦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

廷堪案此大傳所謂六曰從服是也前不杖期章爲夫之君及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與此章君母之昆弟皆尊尊之從服也

以上皆封建尊尊服制也唯先王時有之封建既廢則不能行陋者昧於古今世變不得其解往往穿鑿遂成

聚訟今據經傳本文提其綱而振之然後知聖人制作廣大精微若此則憑儒無學妄以爲劉歆僞造者其謬不煩言而自破而先王宗法之制亦因之而明矣此自宋以來言喪服者未發之覆也願與好學深思共質之云爾